

## 小城·大树 (散文)

□ 铁栗

城是永平城，树是缅桂树。

在我看到那座小城和那棵大树之前，我已是一家森工企业的员工，单位的驻地就在永平的乡下。有一天我站在乡间的田埂上，朝着县城的方向望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去了县城。那以后我时常会走进县城，有时是冲着集市，有时是冲着书店。在更多的时间里，我没有任何目的，就是想在那些古旧的街上走走，让自己融入小城的时光。

小城像是刚从天字间飘来，阳光照着街道，照着屋顶，照着树木的枝叶。我在阳光里扬着脸儿，鼻梁故意地抽动几下，之后就闻到了空气中的花香。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，这种香味并不出自那些正在开放的花，而是出自那种可以高达20来米的缅桂树。我把这种树归类于时光里的景物，每次看到它把枝叶伸向天空，那种绵长的生命气息就沁入心底。

在永平的每一条街上，我从这一时间走向另一时间，从前的古老和当今的新颖总在不停地更换。我知道这里还不是当初的博南，当初的博南距此还有少许的距离，因此我还看不到那边的古道。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，那条古道本来就是一个帝王的梦想，到现在它早已成了流动的时间。就是因为时间的流动，一些人故去了，一些人出生了，就这么循环往复。

时至今日，那边的古道早已成了秘地，而这边的小城却还是天蓝水绿。作为生活在当下的人，我置身于这天地的色彩之中，却总觉得清新。可不是清新又是什么呢？我确定那是一种虚幻。这就奇怪了，对于一座小城，你可以说它妩媚，也可以说它安静，怎么会扯到虚幻上去了呢？然而我却坚持了这种认定，我认定这座小城的虚，是为了让人看到它的灵魂。

我又一次走向那个招待所，不是去寻找住宿，而是去看那棵缅桂树。当我站在那片巨大的绿荫之下，阳光的斑点落在身上，原本搞不清楚的事情忽然就清楚了：时光的流转对于人的生命，既不是劫难也不是滋养，它不过是让人改变了而已。正是由于时光盖不住古道上的马蹄印痕，从悲情中走出来的永平人看清了生命的本质，他们更注重的是自然的纯粹性。

或许是一种机缘巧合，我迷恋着那座小城，后来就被借调到那座小城。尽管以前我来过多次，可当我真的融入它的四季，还是感到了一些依稀和生疏。我住在一幢老式的房子里，上班的地点却在一座小桥边上，来来往往都要经过县委招待所。那棵缅桂树就在招待所的院子里，它的根部打着石裙，碧绿的枝叶在院子里蓬勃地舒展。我记不清那幢小楼是三层还是四层，却记得那棵缅桂树已超过了小楼的屋檐，这样的高度让我血脉偾张。

每天清晨，我从我的住所里走出来，走向那个把我借来的单位。随着我的鞋

底在石板路上的敲击，小城的清晨便有一串足音，听着我自己弄出的声音，我竟莫名地被它感动。此时的小城仿佛刚刚完成了一场幻化，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水，看上去全都鲜鲜嫩嫩。那就是博南山吧，我在心里说，但我不敢肯定。我接着往前走，觉得那风像是从古道上传来的。

路过那个招待所时，一股清香对我发出了轻唤，我一侧头便看到了那棵缅桂树。这之后我就停住脚，站在那儿朝它望着，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绪又在血液里涌动。此前我曾见过各种各样的树，它们都以不同的姿态展示着它们的灵气，却从不像这棵缅桂树，与我有着强烈的心灵感应。

永平人也常常说起这棵树，但他们不称它为树，而说它是花。这当然也是对，它确实会开出花朵，并且还散发着醉人的清香。然而我觉得，即使非要把它说成是花，那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花。平时我们看到的花都具有现世性，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并不给人以超越时空的多维感。这棵树则完全不同，它的身躯虬曲苍劲，一旦开花就开出大片的壮美。它把花朵开在了天上，如果只从这一点上看，我觉得它好像并不完全属于人间。

站了一会儿我就去上班了，那一路我像被那棵缅桂树爱抚过，幸福的感觉总在心里曲折。在许多人的意识里，幸福是明天的事，要想在明天里得到幸福，就得在今天里努力拼争。这样的人生是很标准的，但这种“标准”可能会让生命失去魅力，会让生活失去原味。永平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有着自己的角度，他们把拼争与目的统一起来，注重的是心灵体验。

我们不能不承认，一个人群的生存方式，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。这是我不曾懂得的，现在我终于懂得，那也是我和缅桂树待在一起的结果。我是很珍视这点的，所以我像找到了与那棵缅桂树待一起的最佳方式，只要遇到闲暇，我就坐在它的身边，把一份崭新的获得来回地咀嚼。

和一棵缅桂树在一起，我的灵魂很安静，我听到了花朵绽放的声音。这肯定不是错觉，我坚信花朵的绽放会有声音，只是别人无法听到而已。处在这样的安静之中，我的思维很活跃，许多对于人生的设想都像这满树的花，一经开放就有了半空的清香。渐渐地我便深邃起来，我知道凡是美到极致的东西，都是人生中最短暂的相遇，不可能永久存在。

果然，花瓣开始飘落了，像薄薄的雪，覆盖了碧绿的季节。花瓣的飘落让我感到虚空，以后再路过那个招待所时，我总会让目光在那棵树上稍作停留。望着那棵树的凋零，我便相信了那句话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最长的是时间，最短的也是时间。时间里确实存在着某种魔法，只要你稍稍不留神，一种变化就发生了。我就是因

为那种变化才离开永平的，那之后我进入了一座比永平更大的城市，我置身的也是一个比永平更大、更复杂的人世。

离开永平的时间久了，那座小城里的大树，渐渐地就神秘起来。是的，我没说错，不是模糊，而是神秘。几乎是每一次，回想起那座小城，回想起小城里的人，我都会产生一种曾经驻留的温暖。只有在回想起那棵缅桂树的时候，我弄不清那是一种梦境还是一种现实，也弄不清它与我隔着多远的距离，就觉得它是站在时间的另一边，一直凭吊着逝去的岁月。

一座小城总被花香溢满，它的面容必然也像花朵，那份艳丽会使它褪去历史的遗痕。但对永平而言，博南山上的古道从它的前世一直延伸到它的今生，一路的历练已使它有了仁慈和宽厚。小城是从时光里沉积下来的，除了那份自有的雅致和深远，它还挟带了些许的苍茫。尽管那条穿城而过的河已不再浩荡，但在我记忆中，它始终都是青天浑如碧水。

就是这样一座小城，我再到它时，已是20年后的事。此时，夏天已进入深境，小城却依然飘着花香。我知道我现在闻到的香味儿，已不是我20年前闻到的那种。现在的永平已变成一座花城，几条街道都栽了缅桂树。除了作为绿化的那类，许多街道都摆满了各种花卉，说是很快就会运到外地去。

刚刚我想起，空气中的花香可能不是从我记忆中的缅桂树上飘来的，转念一想又觉得不一定。在这座小城，空气中的花香古已有之，一段时期，它们还伴随过那个明朝状元的流亡。现在，我只想尽快见到那棵缅桂树，于是拐上另一条街道，一直朝着那个招待所走。

路是记忆中的路，两旁的人家都敞着门，我一侧头就看到院子里的花。有花的地方就有缅桂，黄的称金缅桂，白的称玉缅桂，再配上些海棠和茶花，主人心里的“金玉满堂”就形成了。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愿望，永平人种树养花的真正目的，主要还是体现精神的昂扬和哲学的思想。

永平曾是中国西南的边屯重地，明朝的徐霞客游到这里时，也说这里是迤西咽喉。徐老先生所说的迤西咽喉，主要指这里的地理和地貌，他站在明朝的时光里看到了西汉的关隘。其实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变的，当历史那头的马蹄之声逐渐消失，这里的一切就丰饶起来。山上的郁郁葱葱，城里的花姹紫嫣红，曾经的边屯早已成了今天的文化。

没有了古道上的人来人往，这座小城便有了年景的锦绣，人的生活也随之悠闲起来。自此，小城里的人保持着一份淡定，天长日久，那一个个的，竟有了大国君子的派头。保持着那份淡定，其实就是保持着人生的原味儿，这是性情的流露，也是本色的呈现。何为本色？我觉得，

那当是在许许多多的恍若隔世之中，又有着许许多多的近在眼前。

人有时会被往事滋养，如果一座小城的历史让你看不到尽头，这座小城就可以一遍遍地重温。事实也是这样，走在那条熟悉的街上，我竟忽然相遇了年轻时的自己。那个“我自己”还在明眸皓齿，停在那里冲我笑笑，然后就幻化般消失了。这个过程让两张面孔有了对比，我的年轻和我的苍老混在一起，中间竟没有过渡。等我完全回过神来，我又一次感到这座小城的魔力，它能让苍老变成年轻，也能让年轻变为苍老。

大约半个来小时，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招待所，并且看到了那棵缅桂树。只是从前的招待所已被废弃，偌大的院子空空荡荡，只有那棵老缅桂树孤独地站在那里。与那棵缅桂树对望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出了它柔柔的母性，之后就一直心思曲折。回想着20年前从它身边一次次经过，回想着曾一次次静坐在它的树荫里，我很想这样问上一句：我是你的孩子吗？

院子的空荡给了缅桂树另一种寓意，这种寓意对欣赏者是有要求的。除了要有安闲的心境，还得要懂得一些古典诗词。我并不认为我已达到了这种境界，但我确实读出了它的深邃，明白了许多事理。

这棵缅桂树明显老了，树干已被岁月刻下更多的痕迹。树的苍老并不表明它的衰竭，就像我们对某种事物的彻悟，一旦明白了就是另一种心态。太阳偏西的时候，阳光上到树顶，缅桂树反倒炽烈起来，多了许多的沉实和宽怀。没有风从这里经过，树的枝叶一动不动，却有大片的光芒反射起来。借着那些从叶面上反射的光，我看见这座小城更加明亮了。

## 作者简介



铁栗，现居大理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曾在《民族文学》《北方文学》《天津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边疆文学》等刊物发表作品300余万字，著有散文集2部。